

德川家康

〔日〕山冈庄八 著

12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

12

【目】山冈庄八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 第3辑. 王道无敌/[日]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442-7715-0

I. ①德… II. ①山…②岳…③王…④李…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701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第三辑·王道无敌

[日]山冈庄八 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2
字 数 1784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15-0
定 价 19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 一 逆子野心 /1
- 二 深夜密议 /10
- 三 情义两难 /29
- 四 病急乱医 /47
- 五 蠢人蠢行 /62
- 六 悲音前奏 /74
- 七 不杀之剑 /83
- 八 钟铭风波 /103
- 九 祸起铭文 /115
- 一〇 妇人使者 /129
- 一一 柱石折裂 /148
- 一二 谋定九度山 /164
- 一三 金蝉脱壳 /176
- 一四 古稀统兵 /185
- 一五 生门死门 /194
- 一六 天意弄人 /203
- 一七 疑忌满城 /213
- 一八 战乱当头 /225
- 一九 缓战定军心 /237
- 二〇 巨炮动心魄 /250
- 二一 女人主事 /264
- 二二 险出独眼 /283

- 二三 鸪占鹊巢 /294
- 二四 最后一坎 /305
- 二五 千姬自裁 /321
- 二六 使者构祸 /329
- 二七 兵祸再起 /338
- 二八 执著于愚 /350
- 二九 庶民阻战事 /362
- 三〇 前夜决断 /371
- 三一 一触即发 /383

一 逆子野心

洋教各派传教士以拜访为名，不动声色打发信徒去往越后松平忠辉处，乃是大久保长安身故后未久之事。

忠辉盛情款待信徒。对精力充沛却百无聊赖的他来说，来访者带来的掌故，给他打开了一扇宽敞明亮的窗户，吹入“西洋之风”。此外，信徒们还将从西洋带来的药物、香料，甚至与洋教有关的饰物纷纷送与忠辉，使他立时想入非非。

与此同时，忠辉岳父伊达政宗亦不断从仙台送来书信。初时，忠辉对岳父无甚兴致。此门婚事究竟有何意味，他一开始就颇为明白；只是他也太年轻，无法看透政宗。可是，自从索德罗到了仙台之后，政宗却大变其样，让人亲近，忠辉的内心亦被深深触动。

在解救索德罗之后，政宗便欲造一艘宽五间半、长十八间的巨船，以扬威欧罗巴，这样的想法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船的图样已送来，桅杆有两根。主桅长十六间有余，次桅亦近十间。忠辉立刻令人在福島城做了船的模型，虽说是模型，尺寸却与实物无二。遗憾的是，他未能在领内寻到长十六间的主桅之材，无奈之下只得拼接。可就在快要完工时，一股不满却兀自涌上他心头：我造了一艘并不能在海上航行的大船，就兴奋不已，岂非小儿之举？难道骑于木马背上，便能指挥大军？唉，我究竟已长大成人，还是一介小儿？

许久以前，忠辉心生反省时，自会立时想起大坂城的丰臣秀赖，这

几成了他的习惯，这次亦不例外。忠辉眼前浮现出了秀赖的身影，他落寞地下了船模。秀赖也会做这等无聊之事吗？

秀赖的身后，乃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大坂城九层天守阁……与其威容相比，忠辉所居的福岛城何其贫弱、何其寒酸！况且，秀赖只领六十余万石的俸禄，却有那般奢华的城池，我松平忠辉所领七十万石，远超秀赖！尽管不当这般计较，但一旦钻入牛角尖，便很难排遣不满了。

秀赖乃千姬夫婿，不就是我的侄女婿？想到这里，忠辉更觉不快。

接着，忠辉心中又浮现出对阿龟夫人之子义直所居名古屋城的赞言。名古屋城的规模或许比不上大坂，虽然忠辉未亲自领略过，但见过之人莫不交口称赞，说名古屋天守阁上的那一对黄金虎鲸，更是旷古未有，天下第一。义直乃忠辉之弟，所居之城竟如此豪华，自令忠辉不快。

不满之芽一旦萌生，便不易除去。忠辉自然又想起大久保长安来。大久保藏匿了大量黄金，却被将军德川秀忠悉数没收，可是，长安那般做并非为了一己私利，此中必有为忠辉的将来筹划之意，忠辉心知肚明。

我为将军的亲兄弟，如今非小儿。正因如此，父亲才不得不与我七十万石的厚禄。大久保长安为我的家老，就算发现他十恶不赦，也当先问问我忠辉的意思，凭何一声不吱便把此事办了？

想至此，忠辉愤愤走进本城房中，把刀递给出来相迎的五郎八姬，压抑着急促的气息，一进门便道：“原来如此，哼！”

“什么事？大人脸色这般苍白。”

“哼！我告诉你，我一直惦记的那个谜，总算解开了。”

五郎八姬有些担心地盯着夫君的脸，可忠辉却未再说下去。他根本无法把心中所想全然吐出。

我一心一意辅佐将军兄长，兄长却对我这个弟弟怀恨在心。即使不怀恨，他也是大有戒心，否则，他怎会把长安为我隐匿的黄金无理没收了？亦因为怀有戒心，他才不由分说令人搜查长安的宅子，把本属于我的黄金作为判罪的证据。这些狠招定非兄长一人想出，必是和本多父子、土井利胜等人共同谋划。既如此，我忠辉怎能心甘情愿默默退到越后这穷乡僻壤？

忠辉端起五郎八姬递过来的茶，一饮而尽。他决定去骏府。

不满的火焰焚烧着年轻气盛的忠辉。在他看来，秀忠城府深沉，阴险如狼，表面事事顺着父亲，实际上完全是阳奉阴违，处处以自己好恶处事。一旦与其有利害冲突，他绝不会给对手生路。他总是悄悄地设下圈套，却还不忘装出有道长者的样子。对大久保长安的处分，对索德罗一事的处理，都是明证。关于索德罗一事，秀忠总算给了伊达几分面子，手下留情，但对越前的秀康，却是冷酷阴险。

秀康于庆长十二年闰四月初八故于北庄城。当时就有传闻说，秀康乃是被毒杀。这传言或许便是起于“秀忠为人阴险”之说。

由于秀康生前已皈依了禅宗，故他的遗骸始时被葬于曹洞宗的孝显寺。可未过多久，秀忠便声称父亲有令，把秀康改葬在了净土宗的运正寺，甚至连其谥号都由“孝显寺吹毛月珊”改为“净光院森严道慰”了。

“松平一族应皈依净土宗。”在被告知是父亲这般吩咐时，忠辉还不以为然，可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秀忠恐是别有用心。“即使秀康身为兄长，也是将军家臣。”为了施加这种无形的威压，秀忠就连秀康死后诸事都要横加干涉，这难道不是对信奉的藐视？

忠辉愈想愈觉心事难平：若自己欲入洋教，届时秀忠必无理干涉，难道也默默服从？

忠辉觉得，必须去跟父亲说说个中情形！无论如何，如今已非可以任意威吓诸大名的时代了。就连父亲都鼓励交易，让将近两百艘朱印船畅游世间，从吕宋到安南、暹罗、爪哇等地，日本人聚居的城镇不断兴起。大久保长安亦是为了这个目标，作了种种准备。而眼下，岳父伊达政宗也开始了征服欧罗巴的行动。将军兄长称得上是顺应潮流之人否？思来想去，忠辉决定将自己的不满统统告诉父亲，于是先把重臣小栗忠政打发到骏府，让他先探探父亲的意思。可家康却推说眼下甚是繁忙，无空得见，又云反正早晚要去江户，且候些时日。

这又引起了忠辉莫大的不满：将军一定是先发制人，在背后捣鬼，阻止父亲与我见面，岂非令我步兄长秀康后尘？这样，忠辉的不满益发膨胀。

年轻人的不满总是轻率而猛烈，一旦被这种情绪攫住，其人必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五郎八姬，我找到与父亲过话的口实了。”沉默良久，忠辉突然开口。

五郎八姬“啊”了一声，惊讶地抬起头。

“我要去江户，在江户静候父亲。”忠辉一脸倔强，之后，又呵呵笑了起来。

“您要与父亲大人交涉什么？”

“交涉什么？这样吧，你权扮作父亲大人。”

“那，妾身就把自己当成大御所了？”

“对。一旦答不上话，便是父亲无理。那就开始吧。父亲大人，忠辉乃是将军的亲兄弟否？”

“然。”

“那么，义直又如何？将黄金虎鲸悬于名古屋城的义直，亦是忠辉的兄弟否？”

“当然。”

“兄长居将军之位，小弟已是名闻天下的名古屋城主，唯忠辉居穷乡僻壤的福岛城。父亲觉得是否公平？”

“这个嘛……”

“哈哈，忠辉并非无理取闹，无非想要一座符合身份的城池而已——不要别处，便是太阁所筑大坂城。”

五郎八姬睁大眼，呆呆望着夫君。

“难道这个要求过分了？父亲大人。唯大坂城才不居于名古屋之下。难道父亲认为忠辉不肖，不配那座城池？”

“这……”

“哈哈哈哈哈，父亲，孩儿请您莫要闪烁其词，请真心回答。”

“唉……大坂城内已有了太阁遗孤右大臣丰臣秀赖。”

“让他迁出去不就得了？大久保相模守和已故石见守也多次说过，秀赖不希望成一员武将，而是想以公卿身份生活下去。既如此，在京城

为他觅一座宅邸，或把他迁到古都奈良亦可。当然，这些事，孩儿不便插嘴，在哪里建一座符合丰臣氏身份的宅邸，乃是父亲大人和兄长的事。”

“……”

“总之，忠辉就是想要大坂城，待在那座城中，可一边辅佐将军，一边考虑向海外发展。此乃忠辉的心愿，请父亲大人认真思量，给孩儿一个回复。”说到这里，忠辉再次大声笑了起来。

“怎样，我若这么一说，恐怕连父亲也无话可说了。我早就想过了，我不愿在父亲身后再去求兄长，要在江户静候父亲，像刚才这般与父亲交涉。你最好也收拾收拾。”

始时，五郎八姬还只是笑着附和忠辉，但一旦明白夫君之言并非心血来潮，她的不安遂大为加深。忠辉真的想要大坂城。那若是一座空城，另当别论，可那是太阁遗孤的居城，全天下大名无不瞩目！当然，要一座城并不意味着想夺取天下，但他要的却是曾一度位极人臣、号令天下者的居城，乃是象征着太阁雄视天下的权力的名城。“忠辉想要大坂城！”一旦世人听到此言，定会产生“忠辉欲夺取天下”的错觉。

“父亲会责备我有非分之想吗？”

“大人……”

“怎的了？难道你认为不能把秀赖迁往他处？”

忠辉似在戏言，五郎八姬却十分惶恐，“大人说话可要小心些。”

“小心？哼，这次的交涉，我就是要从此下手，不过，不是去逼父亲。”

“大人不如说，希望重建福島城，这般说不是更合理吗？”

“重建？”

“是。家父说，此处其实不适宜筑城，不如在高田一带圈出一块地，重筑一座符合大人身份的居城。”

“哈哈，看来你终究还是女人啊，目光短浅！石见守常道，今后的日本国，要以天下为对手。一个要以天下为对手的人，蜷缩在这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地，怎能振翅高飞？心怀大志者，还是居大坂城为宜啊，可

以堺港码头为大门……”

“大人，此话可不能乱说，只怕祸从口出，招人误解。”

“误解什么？我已说过了，这只是与父亲过话的借口！”

“可是，大御所若不答应呢？”

“哈哈，到时提出艺州、纪州亦可，若我与兄长商议，恐还会把九州的博客多或长崎给我呢。我只是想让他们记住，忠辉乃是将军的兄弟、义直的兄长、秀赖的叔父。”忠辉狂笑起来，旋又低下头，“话虽这般说，博客多或长崎终是不行。”

“啊？”

“还是大坂最好。兄长乃是将军，我则必须周游天下，与菲利普皇上和詹姆士国君一决高低。这样一来，门户就显得至关重要，居城气度尤为关键……哼，非大坂不可！”

人的野心总是在不可思议之处，沿着不可思议之路膨胀。忠辉最初所怀有的，只是对父亲和兄长的不满。他拿幼弟义直的名古屋城和地处北国的寒酸之地福岛城作比较，只因为偶尔想起了大坂城的威容，才做起了从没做过的美梦。

当然，这种性情并非一朝一夕养成，其中既有大久保长安的影响，也有索德罗和伊达政宗的引诱，更主要的，乃是因为忠辉为家康之子、秀忠之弟，身份不同寻常。

对忠辉最后的刺激，来自于支仓常长出海及岳父政宗的书函。

尽管五郎八姬一再提醒，忠辉还是想立刻赶赴江户。此时，他的野心还在不断膨胀，甚至连他自己都为之惊讶。

在前往江户的路上，忠辉亦只在考虑此事：“既如此，我忠辉须到海外风光一圈，否则岂非如凡夫俗子？”但他却忘了一件事：支仓常长一行至墨国，然后横渡大洋抵班国，进而再航至罗马，究竟会花多少时日？“他的船回来之后，下一个远航的就是我了。嘿，我既要去看看英吉利，也要去瞧瞧尼德兰。否则，就会落于人后了。”忠辉不禁把这些反复说给五郎八姬听。抵达江户之后，他亦是一刻不歇，立刻造访西苑，

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

许久不见的家康已明显衰老了。忠辉见到他时，家康于面前放了两个火盆，坐在厚厚的坐褥上，倚着扶几。“哦，上总介大人啊。”他的声音听起来甚是和气，简直让人有些惊讶。或许正是因此，忠辉反倒精神起来，草草寒暄几句后，忽向家康说起海外远航之重要。

“父亲大人，孩儿认为，令支仓常长等人出海实是错误，应该让您的儿子、将军的兄弟忠辉去才是。”

“哦。”此时的家康似很快慰。至少在他眼中，到昨日为止还是孩子的六子忠辉，现在竟也关心起国事来了。

“伊达家臣支仓常长和将军的兄弟松平上总介，给人感觉自是大不一样。待他的船回来，忠辉便想立刻出海。”

“看来，不站在阵前，是体会不到胜利的滋味啊。”

“是。在海外，忠辉自会代将军大展威仪。另，请父亲大人务必答应孩儿一事。”忠辉声音高昂，向前膝行几步。

家康还是笑，“答应何事？”

忠辉要代将军出海——家康似未从这话中听出别的意味，但听了下一句，便立时竖起双眉。

“父亲大人，请将大坂城赐与忠辉。”

这是家康从不曾想过之事，“大坂城？”

“是。孩儿听说义直的名古屋城雄壮气派，其黄金虎鲸更是举世无双。代将军远航海外，人家若得知孩儿只是个穷酸的福岛城主，定会耻笑孩儿，故忠辉想要大坂城。”

家康忙扫了一眼房内。忠辉生母茶阿局和本多正纯虽都不在，但正信却在一旁，他抖动雪白的眉毛，急将目光转向一旁。稍远处的外间，柳生又右卫门正背对他们守候，必也听到忠辉的话了。年轻气盛的忠辉，声音是那般有力。

“父亲大人！”忠辉未注意到父亲脸色的变化，继续道，“作为大坂城主，忠辉既要会会菲利普皇上，也想见识见识詹姆士国君。若那座居城是我的，他们的使者便也不敢小觑忠辉。”

“住嘴！”家康这才厉声喝止了他，“是谁教你这般说的？这样的事，即使是你自己的主意，也要和重臣们商议之后，先询问将军的意思，方为正道。你休要说了！”

忠辉猛地愣住，看了一眼一旁的本多正信，脸顿时涨得通红，然后长长舒了口气，似明白了，一切是碍于正信啊……

正信缓缓转向忠辉，“上总介大人，您方才的话有些轻率了。”

“轻率？”

“正是。大坂城并非无主之城。太阁遗孤右府大人正住在那里，故，刚才那话不可轻易出口。”

“那又怎样？哼！若是和他人同席，我自然会谨慎，可此处不是只有老爷子你和父亲大人吗？因此，我才请求父亲大人，这有何不是？”

“住口！”家康再次厉声斥责道，“佐渡守乃将军重臣，并非你的家臣。你怎可乱了礼数？”

年轻的忠辉额头上眼看着根根青筋暴跳。

父子虽久未谋面，但忠辉实在太天真了。他原本以为，即使家康难以接受他的请求，起码也会温和地加以解释，不想得来竟是父亲一顿呵斥。事实上，家康的内心亦已不堪重负，他甚至还需要忠辉的安慰。

“先退下去吧。以后不许你再说那种事！”家康气咻咻地训斥着忠辉，忧色满面，“我早晚要让小栗又一好生调教你。退下！”训罢，家康不再看忠辉一眼。

忠辉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喷火的双眸睨视着正信，道一句“孩儿错了”，便退了下去。

“又右卫门，过来些。”忠辉退下去片刻，家康把守候在外间的柳生又右卫门宗矩唤了进来，“刚才上总介大人的话，你就权当没听见。”

“遵命。”又右卫门点点头。家康叹了口气，道：“真是麻烦啊。”听上去，这叹息既非对又右卫门，亦非对正信，“盯上大坂城的，何止是洋教徒和浪人啊。”

“但大人也犯不着如此忧心。”本多正信安慰道，“上总介大人还不知高田筑城的想法，就容在下详细告诉他缘由吧。”

但家康并未顺着正信的话：“盯上那大坂城的，绝不止忠辉一人。一旦我离世，垂涎大坂城的人定层出不穷。你说呢，又右卫门？”

又右卫门没作声，默默垂下头。

“长福丸和鹤千代还小，一旦长大成人，谁保他们不会眼馋？”

“可此事……”

“唉！我也有疏漏啊。当我听说比斯卡伊诺在那大坂城大放厥词时，就不能不留神了。那城啊……”说到这里，家康再次深深叹了口气，“大坂城似在大声向心动之人发出挑衅：到这里来，这里乃是攻不破的金汤之城！”

本多正信仿佛在打瞌睡，柳生又右卫门则似被家康打动了，道：“大人，今夜议事，恐怕又要熬到深夜。趁着现在没事，大人何不先小憩片刻？”

但家康似听非听……

二 深夜密议

密议于西苑中书院进行。外面寒气逼人，但中书院四面的窗户却尽皆敞开，从走廊到前院都排满岗哨。

参与者除了大御所德川家康、将军德川秀忠之外，与家康同来的本多正纯、安藤直次、永井直胜、金地院崇传也被允列席。随将军秀忠来的则有本多正信、土井利胜、酒井忠世、水野忠元、井上正就等重臣。此外，柳生又右卫门和青山忠俊也列席，只是这二人还兼护卫。但本该参加这次议事的最年长的大久保忠邻，却始终未曾露面。

“都到齐了吧？”家康不快地环视了众人一圈，催促秀忠发话，“先请将军说说此次议事主旨。”

但秀忠却无要主动发话的样子，他恭谨地向家康施了一礼，道：“既如此，还请父亲大人先训示……”

话音未落，家康就一声怒喝：“岂有此理？为父已七十有二高龄，你就当我已不在这世上。”这一声喝骂让在座所有人心惊胆寒，屏气凝神。

“不敢。”秀忠小声答了一句，立刻回头望着土井利胜道，“处置大久保长安一族之后，天下似有不稳迹象。先由大炊头介绍洋教动向。”

土井利胜早有准备，向前膝行一步，道：“关于此事，由大久保相模守来说明较为妥当，但相模守未出席。最近，江户倒算稳定，这么说，是因为町奉行岛田兵四郎等人，已对屡次秘密集会的索德罗施药院有关人等提出了严正警告。不过，上方的情况还不甚明了。听说开始有信奉

洋教的大名到大坂去秘密联络，而且，与加贺的高山南坊也频频往来。故，我已要求加贺大人严加监视。”

“大坂城内动静如何？有无新的消息？”家康问道。

“回大人：保罗、托雷斯等神父常出入城内，与速水甲斐守、渡边内藏助等人频频密会，并以明石扫部也参加讲经为幌子，滞留于大野治长、织田有乐斋等处，频频向加贺的南坊派出密使……”

家康拍打着扶几，打断了他：“我对大炊的话无甚意见，这些无所谓，我关心的是，大久保相模守为何不露面，他有何不平？想必你们知道些吧？”如此性急之问，完全不似家康平素的样子。

“大久保相模守的事，在下……”酒井忠世插进话来，“关于相模守，听说由于近年来旧友纷纷亡故，他心绪极其低落。正欲提出隐退时，却又失去了长子，便越发委顿，身体也大不如昔，据说最近正卧病在床。”

家康睨视着忠世道：“只是这些吗？你们有谁去探望过？”他声音甚是严厉。

一直眯着眼静静端坐的本多正信举起手，道：“今日可非寻常议事。关于大久保相模守，就由老夫来说说。事实上，相模守今日极不愿与我父子同席，现正避在家中呢。”斩钉截铁说完，正信仰视着家康。

家康微惊道：“你以为家康连这些都不知道？但忠邻为何发怒，我要你说说。”

“说来话长，从早年，相模守就与正信合不来。他性情刚直，老夫却曾在一向宗暴乱时一度逃逸，是个少见的无耻之徒。就是我这样一个无耻之徒，现竟与儿子上野介日日赖在将军与大御所身边，插手天下大政。他容不下老夫的放肆，这是他亲口所言。”

家康闭上了眼睛。二人禀性的差异，他心中甚是清楚。眼有眼的作用，鼻子有鼻子的用处，各司其职。可双方都已年过七十，却依然不能和解，真是可悲啊！

“实际上，对于此事，正信也深感耻辱，也曾努力为他解开心结，但一直未能成功，以至于发生今日之事。最近，让他最感愤怒的，便是对大久保长安遗族进行的处置。他心里一定在想，若长安徇私舞弊，当

然要接受处罚，但为何未跟他商量一下就作出了决断？这种愤怒的心思，老夫并非不解。大御所大人召他前来，他恐怕也不会推三阻四。当然，他也实让人悲怀。正如酒井大人方才所言，他正下决心要隐居的节骨眼上，长子却先他而去，自弄得他身心俱疲。”

“这话……这话，你与忠邻说过吗？”

“说过了……啊，非亲自说的，此事需请他容让，故老夫就劳水野忠元大人帮着跑了一趟。但他一听是老夫的口信，便以卧病为由不予接见。是这样吧，水野大人？”

忠元点头。

“唉！既这样，忠邻啊……相模守断无不露面的道理。那么，现在家康就给大家说说，眼下局势不稳到底是何原因。若有偏颇之处，请诸位明言，休要拘束。”家康语气依然像鞭子一样威严。

满座人鸦雀无声。众人都感到，许久不见的、只有作战议事时才有的杀气，又从家康身上散发出来。

“此出不稳，最大的原因，在于某些人忘记了太平世道来之不易。”说着，家康一个一个仔细巡视在座者一遍，“大久保相模守的我行我素，与长安的轻妄，无不根源于此。其实，忘记了太平来之不易而麻痹大意的，大有人在。”

“我等实在汗颜。”正信插上了一句。

“不懂得战仗残酷之人，先且不论。我要说的，是经历了关原合战的人。我们在世期间，必须把乱世的残酷告诉世人。众位可知最易疏于此的，是谁吗？”

“啊！”秀忠最先惊讶地打了个哆嗦。接着，正信也低下了头，“惭愧！”

“莫要插嘴！”

“是！”

“错最大的，便是德川家康。家康继承了总见公和太阁遗志，终于实现了天下太平的夙愿，却安于小成，疏忽了对右府和上总介的教导……正是由于这些疏忽，才导致长安的轻妄和洋教徒的阴谋策动。”